

廣川書跋卷弟四

秦公敦銘

商人壻中得敦銘曰秦公作敦其制簋也當秦之世敦制尚存可以考之按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制也周制則士用之大夫以上則簠簋矣皆黍稷器也楊氏圖古敦與簠無辨異矣將周人所為不得盡用有虞氏之制耶敦音頓漢人謂頓設也玉府讀如對今轉為平聲非也先秦古器與此圖敦廣川書跋

卷之四

汲古閣

太公寶缶銘

諡書無太自周書定法後世雖有附入然不著此也魯齊有太公則謂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自見然則太上為古非孝行而傳也後世雖不以



此考諡如田和輩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
太公繼之其子代立是爲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
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
考之其以諡爲太公惟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實缶
則秦之廟器也楊南仲以其書爲缶呂氏圖爲古
古非器名則其說不可據也今考於小篆則爲缶
者類矣雖秦篆故有與古文類者其不相類則亦
衆也豈可盡據以求合耶傳曰盜謂之缶鄭康成
廣川書跋

卷之四
二

汲古閣

許慎服虔皆以缶爲瓦又曰汲器又謂缶無以五
金名者今考鉅伯作匱銘殆與此類故知其爲匱
也古之爲匱者本或作匱亦或作匱則匱字爲匱
書畫類也然自古者缶匱同文特後世不知考故
識者疑也

秦和鍾銘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
公不隊上帝嚴龔寅天命保大業故秦號事

或釋

使作綠夏曰余雖小子穆穆師秉明德獻敷明刑

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綏和萬民號夙夕刺刺

頹頹說文曰頹田易居也羽元反以文或作桓萬生是敕咸畜百辟

胤士趨趨善緣木走之才讀若王子躄文武鎮靜不廷優彼

避音燮古文燮从言籀文燮从羊羊音飪讀若濕秦文作燮从辛百邦于秦執

事匭古文籓味鍾故曰誓柯額翻枝柯也古文與格同邦其音

兢兢文作其音光離離孔煌離銑離孔煌以昭零說文音落謂零落也

楚詞曰水凍于零澤音鶴鐸顏之推以孝享以零音賜今此字當作格古今字異也

廣川書跋 卷之四 汲古閣

受毛魯古文作旅多釐眉壽無疆峻惠在位高引有

慶匍楊南仲匍作薄借讀今以文考定當為撫百四方永寶用空

秦味鍾皇祐元年春自內府降出俾孝正樂律官

臣圖其狀以黍尺度之口徑衡尺有五寸縮尺有

三寸九分深二尺二寸六分項徑衡尺有二寸縮

尺有一寸柄高八寸銘曰秦公奄有下國孝秦之

先蓋秦嬴受地西陲為國附庸至秦仲始大建襄

公賜岐西地名在諸侯其世數可考而知也今日

丕顯皇祖十有二公則秦公不自列於世矣史自襄公後十二公爲景公自非子始邑則十二公後當爲成公自秦仲十二公則爲桓公秦至成公世號爲強大其稱受命蓋追本所始而諸侯有國則推大前世率以公爵自剡周自后稷十五王又諸先王不窋音木非王而後世以王號推之則秦嬴稱公可以知矣嗚呼咏鍾之作吾知其成公世矣楊南仲乃謂襄公十二世爲桓公非子之後十二

廣川書跋

卷之四

汲古閣

世爲宣公非也晉嘗考鍾律於前之世鍾其大曰鏞小曰棧中曰剽編於虞者鍾師掌之其大曰鍾此皆用於樂而可以度數考也聖人制律以定樂則鍾之大數以律爲度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爲鍾是其數得於尺有咫矣其半損之得四寸半合爲二尺二寸有半以爲鍾餘律如是其以律爲廣長圍徑也鍾間方六鼓間亦六舞間容四上下十六以十爲率不盡於世此黃鍾之制也

口大十者其長十六合自尺五寸準之當得二尺四寸而秦鍾其深當二尺二寸六分其頂當寸四分自外度其高則合於二尺四寸自內度其深則得於二尺二寸半而合於周之黃鍾律矣古人尺度雖不可一至律始一龠則皆周尺也漢制鍾律自管孝信而景祐樂尺所從窠者以黍得也若夫以玉尺論周以鐵尺論齊以水尺論隋其長率一寸八釐或至二寸三分皆不足用以和樂無怪其

廣川書跋

卷之四
五

汲古閣

不能定律也夫以秦之辟在西裔禮文樂制無傳諸夏考於鍾律之度則該本於律而深於法數其於昭著勲庸告事宗祧明示德意皆深款重識蓋將以變調萬邦使工人告和以謂作器而民樂之矣則銘其鍾曰咏豈亦列在三庭而盡備樂物以待鍾求和衆樂者耶若吳楚勾越辟陋在夷不知紀法磁鍾鎮鼎光華采飾著象真一作與物變前之大章至有九龍百獸其大千石其重萬鈞不得用

於樂者非鍾也將以昌廣一作廢蹕大肆為觀美以
夸震一世者後人增異侈誕相從故延賓之重至
二千八百鈞嘉德之量至受千斛太極之廣至二
十二圍豈曰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哉周至景王嘗
作無射大林史不著斤鈞觀其政害財匱以逞其
昭大矣功庸棄絕使著事者不得述焉是不若秦
人著灋庸器而本於法制則銘峻功以示後世秦
有得也

廣川書跋 卷之四 六 汲古閣

詛楚文

又通作秦嗣王設籀文用吉玉宣古宣字璧使

其宗祝邵馨布忠一作愍告于不顯大沈久讀作

湫巫咸本作不顯大神巫咸呂古以底底楚王

熊相之多臯筭我先君豨穆公及楚成王是讀

寔寔繆讀作力同心兩邦礲古若奩古壹絆呂敝

婚 眈姻軫呂齊盟曰牒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

敕古文叩仰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

庸讀作 回無道道 淫失讀作 甚讀作 亂壹麥古侈

竟從縱 變輸讀作 盟刺內之剿籀文 越音薄 虜報反

不姑巫咸亞駢 刑戮孕敵婦 幽刺殺賊古咸 拘竝作辜

圉其叔父寘者讀作 冥室橫棺之中外之剿冒烈

改久心不農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剝烈

威神而兼倍倍 十八世之詛盟率者諸 侯之兵

巨臨加我欲刻伐我社稷伐威音許 我百牧姓

求茂灋古法 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

廣川書跋 卷之四 汲古閣

玉義儀 牲速一作 取倍我 邊城新鄆及郟長敕

倍不設曰可今又悉與其眾張矜恣音府 巫咸本作意籀

文億 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巨偁倍邊竟讀作

將欲復其眈眈 蹟唯是秦邦之羸絜敝賤韞讀

鞞音 棧輿禮使介老將去 之巨自救也巫咸

也古 亦應罍古受 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本作

靈德賜古克 劑巫咸 楚師且復略我邊古制字

城設數楚王之倍盟犯詛著者 石章呂盟

大神之威神

湫淵

大沈故湫地志以為在安定朝那秦并天下祠官所常奉大沈河沔江是為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幣其神為中祠秦故就質雖用祝告然其制猶本堯舜舊典女几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五璧褚山少牢嬰毛一璧驪山太牢具巫祝舞嬰毛一璧今用吉玉宣璧而不言數有

廣川書跋

卷之四
八

汲古閣

祝去巫其禮已異當秦漢間涿淵之靈或喧呼輒興雲仁壽中空居湫水移於始平故嬰毋有靈應而朝那無聞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今日吉玉宣璧蓋取吉玉為宣璧也

巫咸

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威靈震耀得在祀典世圖其像右手摻青蛇左手摻赤蛇在保登山羣巫所以上下故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袤五十二里廣七

里周百十六里誓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石
麤可礪當時不擇美石以傳豈誓於神者有取於
此將圖其可久而存哉嬰不得而泐也

亞駝

王存又以亞爲烏今考鍾鼎銘惡或爲亞古人於
書益假借從聲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淖池
古文駝作馳字池故沱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涇
後世不知書學故以沱爲涇以駝爲沱此宜讀惡

廣川書跋

卷之四
九

汲古閣

池爲亞駝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爲涇夷水起北地
東入河一名滄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靈
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則秦誓於此所
以夸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黃伯思學士以烏駝
爲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觀秦方得
晉地恐不盡質于安定一郡故知在靈丘爲是

書詛楚文後

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邽又得巫咸

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盡奇古間存鍾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剝缺因据舊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底誓於神敘國之信作盟詛之載詞者也大沈故湫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巫咸祀在安邑巫咸山下臨鹽水亞駝則在晉爲漚夷其傳自周秦爲著祀則底而致信於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主叟誓大事在盟小

廣川書跋

卷之四

汲古閣

事在詛若詛誓而求狀則惟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著於書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凡幾何歲而質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唯岐陽之盟最盛且顯餘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一時又不知其一日會盟安得親質秦都又遍朝那靈丘耶前世疑楚無熊相而秦楚初未相搆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爲號又以其傳自熊霜又謂熊相其間如熊相

禰熊相宜僚熊相祈而姓書熊相爲芊姓方其盟
質於神楚亦再世失秦則詛盟宜非一人古者列
國有書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曰嗣王則楚以
其姓此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于經者蓋平王
以無忌取秦女昭王亾而秦使子蒲子尾赴難其
在威懷間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
也今日管我穆公及楚成王親質大沈故湫夫以
其時考之楚成王十三年而秦穆公立其相與假
尊周者蓋二十三年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質然知
其會盟之日最爲長且久也然質于惡池安邑湫
淵果知非一時其爲詛且宗祝分致以告於神矣
且楚自成王十八世爲莊襄其頃襄時楚猶盛故
秦以連衡爲雄楚以約從爲霸當此時天下諸侯
不歸秦則歸楚楚使諸侯析符求合亦可謂威強
盛大宜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詐楚則齊與楚合
今視其詞則有新郢及邲是則商於也其後秦虜

屈兮楚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剗伐我社稷伐
滅我百姓而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則背犯盟而
詛於神者此其爲秦惠文時也懷王歿項襄王立
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楚故謂楚之故地漢中林
鄠可得而復山東河內可得而一勞民休衆南面
稱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則所謂率諸侯
之兵以臨加我然則秦之詛楚爲項襄也嗚呼豈
關之詐則沒而不書及郟長敕猶謂楚人倍犯盟
廣川書跋

卷之四
十二四

汲古閣

詛一作誑志其神而公怨之其自以爲求信於神者
妄也然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罍琅邪可
況後先此其爲可傳也

秦權銘

秦權銘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
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疾縮法度量刪不壹
歉款者皆壹明之此始皇帝詔也又曰元年制詔
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詞焉

今襲號而刻詞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銘故刻左使無疑此
二世詔也晉開皇二年長安得秦稱權旁有銅塗
鑄字卽此銘也家訓所傳則從鼎而此從貝爲異
許慎說文兼有二字蓋籀書文與壹從壺昆吾圓
器其從吉聲也壹爲專非數也其以權量專明之
所以一度量于天下秦無道則甚矣其制法立器
益不苟如此字尤奇古如三代鼎彝舊文顏之推
廣川書跋

卷之四
十三

汲古閣

嘗被詔寫讀謂史記隗林當從權作狀書傳久遠
或轉譌至此今世得此銘者其器不一皆法制之
物故得著焉

秦權銘

李元吉得秦權銘前詔與世所見盡同其後詔曰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
有刻詞焉今襲號而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
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

疑則與世所見字異其後又曰平陽斤平陽爲晉
邑則所置隸守也按史記秦紀二世元年皇帝曰
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龔號而金石刻辭不
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
盛德丞相臣斯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請具
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此詔今見於金石不一其
詞故自不同太史氏所記亦其一也按權一物具
前後詔書皆刻金爲之古者鐫刻金石有其灋漢
後惟見刻石有存于今而刻金之工殆絕世不得
傳然世亦有鈞同此而無刻字秦雖初法立制其
權量固同天下而刻銘疑內府所守其餘官府具
得受之故能備前後詔然今時所見猶有數器皆
刻此詔當其時其在四方應官府所在得受以爲
制此詔在民間以此爲數而準取其平未必盡有
刻也

京兆田氏世得銅鍤一其制卽始皇帝權銘又得
方版纜三寸有奇按以漢度得五寸其刻銘則秦
二世詔也往時文與可得此二物蓋其一時所制
而鍤爲前詔方爲後詔疑兩代異器偶相合於此
余考之卽古規矩之器也古者定法立制始於權
平於衡衡連生規規爲渠規渠自是器名故以寓
方圓之法後世不知其灋徒守其名率至不知規
渠所在此其爲方圓者且得有法數度量可考於
廣川書跋

卷之四
十五

汲古閣

其間耶孟子曰規渠方圓之至也爲規渠以得天
下之方圓則不可無器以寄其灋使人就而正也
韓子曰規有礪荀子曰五寸之渠盡天下之方夫
規之圓也其至於礪則失其圓也此名法之所守
也渠方也不失其方故能盡夫天下之方古之制
器左旋見規右折見渠規渠準繩四者皆器也故
曰大匠與人規渠使知方圓之法至於棄規渠委
繩墨而得方圓平直者吾弗知也

嶧山銘

陳伯脩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厯厯耳
視其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山則似異疑
古人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嶧山之石唐人已謂棗
木刻畫不應今更有此然求其筆力所至非後人
摹傳搨臨可得放象故知摹本有至數百年者夏
鄭公嘗得此本益可信也嶧山今謂鄒其記曰始
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卽邾文公所卜繹地酈
廣川書跋

卷之四
十六

汲古閣

道元曰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
山額名曰畫門其文考史記多不合豈傳者誤邪
魏武帝使人排倒猶有求者不已秦則無道而篆
刻顧後世不及故世以爲法取之不窮其後邨落
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刳缺然不應
遂無存字晉唐人嘗取舊文勒石故謂後世所摹
皆新刻然碎碑未絕故是好奇者猶得搨本余有
之不逮此本完也

泰山篆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曆庚子歲宋莒公愔其殘剝摹石于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患四方求者日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于縣解按其文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敘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竝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所立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宐在其陰今石南面爲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河間劉跂嘗披抉剔去其翳蝕處得字九十有八班班可知以史記考之其詞可讀明年余至泰山就視其石高纔八九尺方面二尺餘以亂石培其下簪所建立蓋鑿石爲穴下

寢其中歲久摧仆則後人累石固其趾以存至字
則止此未可以久遠期也考其詞親音親輶音鄰遠黎

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陞于後世史作丞于後世

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史作理順且刻詔

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昭隔內外或謂

爲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隔不可兼用也陞爲

邊陞若垂後世則當作丞說文甚辨慎不應爾見

泰山篆字疑其字誤慎書雜以古字論檢押也曰

廣川書跋

卷之四
七八四

汲古閣

施于後嗣石尤可考益爲昆字晉衛宏嘗謂古一

字有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夫夫也莒公亦

曰夫中有大如千人書千千今考禮記檀弓曰夫

夫是也則字蓋如此此李斯所得据也大人貫簪

爲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嗚呼三代書名至秦

焚滅盡之後世不得知先王命書之意惟秦文是

習此其禍天下後世其有窮耶後世無所考書名

論辨字意則猶以是爲据蓋亦敝也篆文於後世

爲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爲夷狄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空過而不問也晉漢儒謂秦廢先王書李斯欲以其書傳後世以愚黔首然黔首卒叛秦而不可愚至於其書在者後世諸儒方共解詁以傳而三代書名幸有存者則隨棄不錄然則秦之爲患其足以愚後世者余於此知之矣非秦能愚人諸儒蓋自愚而不知也

金人銘

廣川書跋

卷之四
十九

汲古閣

李次升示余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謂得之印中金人脇下余考之此秦金人銘也何以至此晉秦以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爲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鑄其膺文則此銘知不得傳矣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苻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爲

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以其勞苦患之乃排陷河中戴延之曰翁仲所投故河流湧起然金狄亡矣爲此書者其自秦權而成之寄於金人然字奇而古猶在銅餞伯仲間也

程邈篆書

李季忱示余程邈篆四簡簡十二字余考之自漢以後書篆書所不至也篆灋寔得孛區應勢故筆力常有餘此書盡之或謂書家但言邈在雲陽獄

廣川書跋

卷之四
五十五

汲古閣

初從簡便作書主於隸徒故號隸文當多事時用之適當遂公行之邈不更爲篆文篆自史籀後李斯因之作爲小篆由漢逮今不能改豈邈與斯當秦之世固嘗爲此篆文不可考也張懷瓘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書程邈所獻也初未信此言逮得季忱所藏刻銘於是信之知唐世書多懷瓘自有据也

廣川書跋卷弟四終

廣川書跋卷第五

古鎗銘

田仲方得古銅器於白馬河岸說者傳以為龍栢
疑陵寢中器也宣和五年余來關中與仲方會長
安因示余龍栢考其制有首龍也其笏刻飾雜有
花草蟲獸足分類卮其識曰互峇考之古字當讀
為亞鎗蓋古文尚書滄從峇鎗為倉古文從省如
此漢制東宮給銅龍頭鎗則此器也其曰亞者鎗
廣川書跋

卷之五

汲古閣

亦非一當有序而陳者咎人因火欲出銅鎗誤出
熨斗乃曰鎗被燒失脚觀此便知鎗為有足器矣
可以信也

谷口銅筭銘

大業三年三月改斗稱一依古
法正用小斗小稱小尺以合於

律呂
度數

銅筭銘曰谷口銅筭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
馮翊府容十斗重四十斤劉原父以按今權量容
纔三斗重纔十四斤爾漢武以累黍定律至宣帝

時權量衆矣孝之於古其斛名曰律嘉量方尺而
圓其外廂挑音旁九釐五豪釐百六十二寸其權銘
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劉徽以魏量按之
斛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則魏斛大於漢制梁陳
以古升五升爲斗周則以五升當官斗一升三合
四勺矣一斗實重六斤十二兩公孫密依漢志修
稱尺與律權石等梁陳依之齊以古稱一斤八兩
爲斤隋氏不用律制但以古三升制爲一升古三
斤制爲一斤傳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
斗再於古三而爲一傳本論以大人同儀主事各
二人爲隸古蓋當時筆畫可以貴也方時嘗遣雋
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至
武帝皆徵入爲王官按叔名寬世稱之七車張任
博士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今於題名可考知蜀
學比齊魯自文翁倡之余每升其堂孝其題名裴
回歎仰未嘗不移日也

權銘

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按漢志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爲斤一百二十故謂之權石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圓而環令肉倍好者權與物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數此元始定制也莽號新室權銘旣著之矣方晉之末校尉王咏掘得圓石其銘如是當時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廣川書跋

卷之五

汲古閣

物也故以是傳之不知所存有幾而此銘蓋一時所同制也

素洗雙魚洗列錢洗

政和元年饒州得素洗二雙魚洗六列錢洗一其四銘曰永元元年其二曰元和二年元咏漢章帝之八年所改永元蓋和帝卽位之元也而洗飾以魚蓋古之制如此其用錢文自漢爲之蓋以錢爲泉其以類取也又有隱起篆富貴昌宜侯王字紀

談以富貴昌爲蜀昭烈鑄器之銘今紀季元和永
元知漢之制也如此矣唐開元九年許昌唐祠得
古銅尊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宐子孫當時以爲瑞
應宣付史館考其器殆亦洗也唐世古器見者尙
少故皆不得其名但見有足以承則皆謂之尊觀
顯慶中得洗銘作長宐子孫當時不知爲洗則宐
開元以爲尊也

章帝書

廣川書跋

卷之五
四

汲古閣

要錄謂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官帖有海鹹河淡
其書爲後世章草宗其取名如此以書考之非也
此書本章奏所用以便急速惟君長告令用之臣
下則不得建初中杜伯度善草見稱於時章帝詔
使草書上奏然則章奏用草寔自章帝時不可謂
因章帝名書也元帝世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
書之其後用於章奏爾蕭子良不知其初迺謂杜
操始變字法謂之章艸然伯度在史游後實二百

年矣不可謂其書始於操也

窆石銘

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沛國臨淮時窆石室永建六年五月十五日太歲在未所遭作大吉利時窆石室候來歸我有之按永建漢順帝卽位之元其年爲辛未則謂太歲在未是也傳曰窆器豐碑之屬然古之制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而周制及窆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廣川書跋

卷之五
五

汲古閣

蓋豐碑謂斲大木爲碑形如石而窆爲橫木蓋豐碑之上所以下紼其器不得同者古者君封以衡大夫以緘衡則以木橫之棺傍緘則直以紼繫之不得以橫木其上也鄭衆曰窆謂葬下棺也讀如汜祭之汜左氏謂之備檀弓謂之封咎人謂其聲同也蓋周漢之聲與今自異其事可得考之於此嘗謂墓之有銘在漢則杜鄴甄豐然樹之於外其後如繆襲輩刻官代納之壙中皆在永建後然刻

銘墓中不知何時而於所見者永城窆石最先他
銘志得之知其所由來遠也

韓明府碑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其文雖剝缺然可句讀得
之明府名勅字叔節歐陽永叔嘗謂書傳無以勅
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爲勅漢用秦法當時豈臣
下叡以勅自名者也考之字書勅字從東謂誠也
王者出命令以誠正天下者也按韓明府自名勅

廣川書跋

卷之五
六

汲古閣

爾古者以勞賚爲勅勅爲賚音其文爲徠別體當
南齊時有劉勅爲始興內史則古人名勅何世無
之豈於此疑哉往時文嘉謨作縣樓架勅書於昌
樂榜爲敕書蜀中縣多作敕者說文敕自音策謂
馬箠也敕音奇謂木別生也嘉謨蓋勛之子勛有
書名不知敕非勅字其子不能考古誤以爲勅可
不戒哉

樊常侍碑

漢常侍樊安碑安永壽四年二月卒其後勒碑序
所歷官今碑在唐州湖陽安故湖陽人也桓帝永
壽三年是爲延熹之元實自四年六月以改則在
二月故猶爲永壽但立碑在後自宜以延熹爲据
也漢自延平故制壞矣中常侍黃門增舊三倍於
永平又改璫黃金而貂右矣其勢傾天下觀東觀
漢記書宦者盡敘其所承本系如孫程曹騰爲唐
叔振鐸後則史氏畏避不能直筆其於序事可得

廣川書跋

卷之五
七

汲古閣

据耶今碑敘自中黃門遷小黃門又自此遷常侍
或疑其制蓋漢中世常侍千石小黃門六百石中
黃門三百石中藏令六百石掌中幣帛金銀貨物
其序自應如此蔡倫自小黃門遷常侍而中黃門
非大功不得躡小黃門以進此可得考也漢又有
中宮謁者書內從僕射謁者主報中章宦者漢制
主中文書則左右史也此皆不屬少府而自爲一
職其制已極宜其能亂天下而卒以亡漢也

孫叔敖碑

楚相孫叔敖碑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縣令段君夢見因故祠架廟堂屋以存其後故列於斯又按叔敖相楚其事著於列子莊子左氏呂氏春秋賈子說苑等書太史公作史記不詳見而此碑當桓帝時能自敘列又多異聞疑當時自有書以傳可得据而成之今考史記優孟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其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

廣川書跋

卷之五
八

汲古閣

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歿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臯身歿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歿不畝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歿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至碑則曰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

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忼慨高歌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衣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而求其子封於潘國下溼境墮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鄉卽固始碑史於文雖異其

廣川書跋

卷之五
九

汲古閣

謂因困窮而後封者則同也魯叔敖曰楚人鬼而越人讖可常有者惟寢丘至其後猶子孫守之似不因其窮困而受封况寢丘自是叔敖所命於其子者子孫能守不廢又何至乞食優孟而後求封此地哉皆不可信也歐陽公嘗言非此碑不知叔敖名饒余求於書自漢安順後諸儒鄉霹虛造無所檢括竟爲臆說使學者奇偉所聞樂附從之如伏生爲勝毛公爲萇子賤爲宓此皆西漢所不書

也其應劭謂公羊爲高穀梁爲赤阮孝緒以穀梁爲俶沈以仲叔名貢此不得知也至不知其時則又妄論之矣何休以公羊漢初人糜信以穀梁當秦孝公時而西漢皆謂子夏門人如此者衆也不知何考之焉啖助曰西漢諸儒猶不能定其時代及名字而後代妄爲記錄此碑所謂叔敖名饒余於此則有疑焉

泰山都尉孔宙碑

廣川書跋

卷之五

汲古閣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四年書其序舉孝廉歷元城令泰山都尉此其所居官也曰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臯已咎人謂漢世近古猶簡質如此以禹湯用之泰山都尉亦自不類謂臯已尤不得施於此也且宙之善不過當引過自居不以予人然便爲臯已亦於書何取漢世文物至東京衰陋已如此嘗怪三代文字之盛其見於鍾鼎簡冊不入詩書尚多有之渾厚尊嚴如冠劍大人黼黻以

朝坐清廟而走羣后使人仰俛有愧後之人拘迫
自囚如餓隸羈虜左右望畏而愁歎喑鳴之氣鄉
人悲咤又如宦豎宮妾案諱忌之甚則俳諧如庸
倡笑侮求說一時故皆不得逞夫熊牟射虎氣已
貫金石矣其放矢復沓則意已避石故不能中也
文章以氣爲主君子養氣配道與義歿生威武不
得移之故其言澗純渾厚放乎江海之津者使人
望洋鄉若不得其涯涘也彼其肯低首求售顧一

廣川書跋

卷之五
十一

汲古閣

切忌諱牽孥自拘遑遑然求合而不得也詩稱文
王克昌厥後其在武王明發不寐其在書則曰無
若商王受古人於文無忌如此其氣固已蓋天下
矣空見者聳動吁可畏而歎也余讀屈原書以朕
自況周秦六國間凡人相與言皆自臣也秦漢以
後禁忌稍嚴文氣日益凋喪然猶未若後世之纖
密周細求人功臯於此也晉左氏書子皮卽位叔
向言罕樂得其國葉公作顧命楚漢之際爲世本

者用之潘岳奉其母稱萬壽以獻觴張永謂其父
樞大行屈道孫盛謂父登遐蕭惠開對劉成甚如
慈旨竟陵語顧憲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鮑照
於始興王則謂不足宣贊聖旨晉武詔山濤曰若
居諒闇情在難奪夫顧命大行慈旨諒闇德音後
世人臣不得用之其以朕自況與稱臣對客自漢
已絕於此況後世多忌而得用耶顏之推曰古之
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人實遠但綴緝疏朴
廣川書跋

卷之五
十二

汲古閣

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對偶避諱精詳
賢於往晉之推當北齊時已避忌如此其謂綴緝
疏朴此正古人奇處方且以避諱精詳爲工音律
對偶爲麗不知文章至此衰敝已劇尙將俛俛求
名人之遺蹟耶吾知溺于世俗之好者此皆沈約
徒隸之習也

西岳華山碑

西岳華山碑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鑿建書

曰五帝巡狩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集仙
宮歐陽公謂集靈宮惟見於此天下之事其不可
知衆矣然人各以所見自限不可以此斷天下事
也文籍所傳其隱細不大顯于世凡幾何書其顯
而在人耳目者雖衆又未必盡得而知則其存與
否吾安得而盡之故於書傳所疑每則慎之不敢
決然以謂此也漢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漢志旣書
之矣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
廣川書跋

卷之五
十三

汲古閣

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昶序曰岱山石立中
宗繼統大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
寶珪出水子朝卷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
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疇
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
書其名劉駟益嘗言矣予因得考之信

郝閣頌

漢郝閣當析里橋建寧五年李君諱會字伯都析

里大橋於今乃造其言斯溪旣然郝閣尤甚臨溪
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爲萬柱碑今所見如
此考其地當闕而郝閣無存蹟魯歐陽文忠公嘗
疑醴散關之嘲潔徙朝陽之平燥按熹古文顯字
潔川漢作濕讀謂川在卑濕書學至今同文古字
濕作韶又作潔故漢人濕又作累然則潔當作濕
燥古文作爇蓋臬與叁同體其言醴則與易同卜
用醴亦易也至謂遭遇隕納則以傾隕地壞自納
廣川書跋

卷之五
十四

汲古閣

於淵漢人文陋無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
慶都碑

堯母冢在濮州雷澤縣有碑余得而考之蓋建寧
五年廷尉臣仲定所建濟陰守案見元讓成陽令
管遵君臺遣大掾輔助以成其說感赤龍而生堯
則本春秋合成圖謂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
河東南天大雷電則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爲
黃雲覆蓋茂食不飢許慎嘗爲之論曰堯親慶都

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九無夫出觀於
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
光面八菜鬢顛長赤命帝起城元寶及生堯視如
圖故眉有八菜之色以帝王世紀孝之堯爲帝嚳
子則豈爲無父漢人尚識緯其論每若此彼以漢
高祖爲雷電感大澤中以生則追敘堯事相配且
爲堯之後雖帝王之興必有禎祥不應怪詭至此
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謂陶唐氏其處爲劉氏非
廣川書跋

卷之五
十五

汲古閣

魯史本文迺漢儒欲其傳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
獨堯左氏爲有明文以此求重於世孔穎達特信
其說觀此碑所錄與許慎立論則焯之說有所推
孝之矣魯皇甫謐以穀城爲陽城而碑作成陽集
古錄以碑爲正余按成陽本成伯國地記謂在濮
州雷澤述征記曰成陽東南有堯祠唐堯于成陽
爲誤他書皆得證之延光四年書祠唐堯于成陽
古未嘗亂也

蔡邕石經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失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況其在後世耶漢承秦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矣燼間然缺殘湮淪無復全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習各異黨學相伐至改滋芟周由等以就其廣川書跋

卷之五
十六

汲古閣

學有不合者則私定秦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檢据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洪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于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

經于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曰碑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淡于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廣川書跋

卷之五
十七

汲古閣

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石經尙書

祕書郎黃符以石經尙書示余爲考而識之蔡邕以經籀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

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魯朱越石與兄書曰
石經文都闕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

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
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
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
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
邕名當是時尚有碑十八蓋春秋尚書作篆隸科
斗復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陽銜之曰石經

廣川書跋

卷之五
十八

汲古閣

尚書公羊爲四部又謂春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
當是古文已出銜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
洛陽管得石經尚書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
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
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尚書蓋已見於
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
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曰天命自度碑
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旣誕作乃憲

既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
百年以書攷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
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
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
也疑豈既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
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
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闕 舜典而當時猶疑
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
廣川書跋

卷之五
十九

汲古閣

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
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
乎考之

石經論語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
語弟一篇并弟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
者字二百七十又自弟十八篇至弟二十篇爲一
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

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
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
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器於其父母無乎
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
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
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
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
字稷而不輟作輟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
廣川書跋

卷之五
二十

汲古閣

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苻而在蕭牆之內作
而在於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
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
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校定衆家得正譌
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
久廢其庸得論當耶

朱龜碑

余得朱龜碑迺考次其文曰龜字伯靈察孝廉除

郎中尚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益州夷侵寇以君爲御史中丞討伐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吳玆曰序集古謂龜事蹟不見史傳其僅見此碑者如此余曰文忠偶未考耳龜事見漢書甚詳華陽國志曰靈帝熹平中蠻夷復反益州太守雒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并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不能征欲依朱崖故事棄之大尉掾巴郡李顯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伐之徵龜還顯將巴陵

廣川書跋

卷之五
三十一

汲古閣

郡版楯軍討之皆破後漢書記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雒陟遣御史中丞討之不能克朝議欲棄之太守尉掾李顯建策討伐乃拜顯益州太守擊破之還得雒陟今以碑爲据則漢書謂夷執雒陟朝廷遣龜何顯擊叛蠻始得雒陟則龜皆非其功故碑自略之其可考也咎常璩書蜀事最詳范曄修漢書多依用之至謂益州太守雒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則誤矣漢御史中丞在殿中察舉非法

其出繡衣持斧墨綬以下得擅誅則太守非遣况
龜爲御史中丞非朝廷遣之豈更有他任而居外
者耶其將并涼勁兵又益州得專而用哉或曰別
本國志有蠻夷復反雖沒故益州太守遣御史中
丞朱龜討之余曰如此則里學小兒語也雖沒故
益州太守且何詞也哉而曰遣御史中丞者便爲
朝廷三府豈不益陋耶

小黃門護敏碑

廣川書跋

卷之五
二十二

汲古閣

此碑漢靈帝中平四年立小黃門在漢秩六百石
永叔疑其刻碑已盛余考其時孫程以侍御史持
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瞻望車騎單超賜東
園祕器棺中玉具發五營騎士將作起芻管侯覽
豫作壽冢石棺雙闕高廉百尺其制如此則敏爲
大碑淡鑿屬文見之何足稱異哉其書曰守靜韜
光以遠悔吝敏之能與不能未可以此得之然當
時以此銘之豈亦慎時之失不得顯言亦於此稍

見其有貴於斯者耶方其時如呂強忠直且不免
歿旣歿收捕宗親知當時益亦有人矣爲忠直而
受禍其得盡行其志哉余讀其書而傷焉不自意
當靈帝世而沈沒宦豎中能自拔起於汙濁此其
可貴也同時有北海趙祐以博學稱甘陵吳伉善
風角託病不與事濟陰于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
稱爲清忠不爭威權又有李巡與諸儒五經文於
石此其尤異者然其可謂宦者遂無其人耶若敏
於是余知其上不得如巡強輩以取名自顯然下
亦不若忠讓之徒剝奪王室其不得書於史宐也

周公禮殿記

此記在成都學舍顏有意撰管廬江文翁治蜀初
立學成都作講堂石室開二堂左溫故右時習復
作周公禮殿畫孔子像蓋古者以周公爲先聖孔
子爲先師故學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自開元後
制度廢棄惟此存尔可以考也其後遇災太守陳

雷高朕

敕釋
作朕

修立增二石室更於夷里橋今學石

室一爲高朕朕自有功學者故其室至今與文翁
俱傳在漢爲蜀守以勸學爲本二人之存爾可以
不廢也咎人嘗疑朕非制名可稱於臣下者自秦
漢天子所爲稱豈復可存耶流俗謂爲高勝至宋
璋洗視知爲高朕范蜀公嘗爲人道之甚詳余嘗
至其處求字畫得之實爲朕字知在漢猶未有嫌
不必曲辨朕爲勝也蜀書有高勝爲郫縣人咎人
廣川書跋

卷之五
二十四

汲古閣

疑其爲守非也魏文帝時夏侯霸爲右將軍霸父
朕嘗仕於漢可信也

四皓神坐

神坐西漢所書鑿石爲位以爲祭也一曰圜公神
坐二曰綺里季神坐三曰夏黃公神坐四曰用里
先生神坐重畫深鑿其書甚完知漢人去秦不遠
其相傳必不誤咎王元之在汝水以詩寄畢文簡
曰未必頸如樗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

里季夏當爲一人黃公其別一人也元之檢諸書
得陶淵明洎唐詩人皆言黃綺如李白輩亦如此
卽改去此詩然世亦竟傳自是人皆以文簡爲据
余得四皓神坐知元之非誤但管人論四皓或言
園綺或曰綺夏不必盡舉首字取之順則用之或
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也周燮曰追綺季
之蹟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用里先生謂之
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則爲夏黃公無
廣川書跋

卷之五
二十五

汲古閣

可疑者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爲圜考之陳畱志圜
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常居圜中故謂圜公管圜
稱撰陳畱風俗記蔡邕集有圜典魏有圜文生皆
其後也古者用與祿同文故樂書作祿鄭康成於
禮用皆作祿陳畱志作用唐李涪嘗辨之

君子公昉碑

此碑巴郡漢中太守郭芝立石碑祠下書其事者
余見其已異也管公昉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

儵然與之俱逝神仙變怪不可以常理論之然雞
犬皆仙晉淮南王安或爲其說如此余見淮南以
臯誅歿知其爲說者妄也公昉事雖增異矣然可
以不信者於事則得爲概見也晉葛稚川謂仙人
可以盡求其言劉向所說列仙傳自刪秦大夫倉
書中出之洪又采其遺者中黃仙人石光康鳳子
崔文劉元藥子長李文尹子張子和王柱董君異
衛叔卿梁伯而謂李八百爲唐公昉作傭客後八
廣川書跋

卷之五
二十六

汲古閣

百僞病公昉爲廢數千萬不以爲損又作惡瘡公
昉與其妻妾舐之其瘡盡愈以丹經授公昉公昉
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仙去洪之傳如此不聞其
與六畜俱逝然碑立於漢而洪爲書在後洪不取
此知其謬也洪嘗論藥可飲牛馬鳥獸令其不歿
則如公昉事正洪所欲得而不以言則知當無其
傳彼果有傳人亦不以信也抑雖稚川好奇亦不
謂其傳可信耶大抵世人喜道怪然理之所在可

以考也

天祿辟邪字

鄧州南陽北有東漢太守汝南宗資墓墓列二獸其高八尺角而鱗分鬣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祿右曰辟邪皆刻膊上字不盡爲隸法蓋篆之變也漢自光和後碑盡爲隸至書其額或作篆亦時有焉大體皆爲偃波執而此石所書獨多篆法知漢隸之有如此者以篆尚存也按書志桃拔一名符拔

廣川書跋

卷之五
二十七

汲古閣

似鹿長尾一角爲天祿兩角爲辟邪無前角者爲浮都祿又爲鹿傳曰辟邪應瑞之獸也五色光輝長尾善知星變故其見于時著瑞應也封氏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騏驎辟邪象馬之屬人臣墓刻石虎羊以爲儀衛其在唐有制然資以御史中丞而墓刻辟邪蓋漢無此制也咎交趾獻獸麟首一角而肉鱗當時不能識其後沈括察其形謂是天祿然當時所獻無鱗甲五色但皮肉隱鱗不說

長尾未得便爲天祿也

太尉楊震碑并陰

漢旣衰敝士俗流於容說俗儒不知名義所處震於此時拔然自振流俗間以直節峻行激發汗濁天下矯首鄉風知名節爲重持祿保寵有願歿而不忍爲者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當震之發大難奮大義直指利害吾知震之歿者非不幸也觀其門生故吏可謂衆矣而高舒楊倫輩方

廣川書跋

卷之五
二十八

汲古閣

且率天下而禍仁義以抗言爲直以犯難爲義以殺身爲仁至摩礪激訐以進斷者爲得事君之道其觸機投筭以陷患害相趣而不顧卒成黨禍而漢以亡夫爲名節者本以成身吾見其身之禍求以治國家而國家卒以亾矣蓋行仁義而不知其道者也

光祿劉曜碑

劉曜字季尼此碑可識者餘不完難句讀碑首書

曰漢光祿勳東平監劉府君余按劉氏本范氏後
自秦而反其故處者爲劉氏則劉當爲畱說文畱
從卂戶開爲卯卯爲春門戶闔爲酉酉爲秋門則
畱自從卂卂爲酉之省文故知畱不從卯劉姓則
不從刀也當漢季世緯書旣出故言卂金刀者劉
也學者不復考古妄意求之咎許慎以劉爲鐺其
轉而爲劉者以田易爲刀也然姓書周之大夫有
食萊於劉者此畿內地也因地以爲氏則與漢姓
廣川書跋

卷之五
二十九

汲古閣

與出但不知古文劉者其書與漢如何故凡漢姓
自當爲鐺或以爲畱南朝有畱與或以爲出畱侯
非也特漢姓不失其本者如此

橋太尉碑

李元仲示余斷碑蓋從地得之咎爲礎也故其劓
鑿不可盡見惟曰公諱玄其下已缺又曰睢陽人
知其爲橋公祖碑也公祖故臣門人述其言行銘
于三鼎勒于征鉞官籍弟次書之碑陰世或傳之

此碑蓋司徒崔烈廷尉吳整刻列石者猶可於此
書見之余謂玄在漢世無大事功惟疾惡破姦爲
務蓋剛介一操之士當其時所薦達多在顯位故
名猶傳又如魏武於其微時玄則識之故其後世
名益顯也

廣川書跋

卷之五
三十

汲古閣

廣川書跋卷第六

鍾繇賀表

晉人辨鍾元常書謂字細畫短而逸少學此書最勝處得於執巧形密然則察真僞者當求之於此其失於勁密者可遙知其僞也賀表畫疏體枝鋒露筋絕不復結字此決知非元常之爲也永叔嘗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羽未死不應先作此表論辨如此正謂不識書者按其實爾若季月廣川書跋

卷之六

汲古閣

不誤便當不復致辨邪辨書者於其書畫察之當無遺識矣

皇象隸字

皇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隸然探奇振古有三代純樸氣自是絕藝非如東漢遺書循一矩律籍蹈綴襲竊而自私也自王志愔定錄古今書而象已在著錄中至庾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真因之不改不知當時所定果何據也

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沈著痛快而張懷瓘惟稱象小篆入能品其它不見稱於人今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淡奇崛前世獨不言象爲隸字何也意謂旣以書入品第則或不盡著其言又諸人或兼數書著者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書畫尚完故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眈睨於其間也不然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書曰太子屏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令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二

汲古閣

作鱧魚梅羹相待其自矜持如此

七賢帖

長安李丕緒得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靈李氏謂史容有誤然其字伯倫知爲伶也書尤怪詭不類然晉經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蔡文惠公諸人題識故後世不復議余咎于官書中見山濤阮籍嵇康書皆入作者闡域而不見劉伯倫書不知今所傳果何所從來而得其形製哉余見梁世自有劉

伶諳書畫當世號文學士豈此書是耶唐初購書以金故人得偽造以進當時李懷琳好爲偽迹其用意至到或謂亂真咎人謂急就章爲王逸少書七賢帖假云薛道衡作序缺三字裝褙持以質錢其所用繭紙皆謝道士所爲尤便臨書故懷琳所爲書皆繭紙無薛道衡序此蓋後人所爲得劉伶書因以附之故其詭異不可法度約者此正銜玉而賈石也紹聖三年余過長安邵仲恭得此摹本諉廣川書跋

卷之六

汲古閣

余跋其後

別本七賢帖

嵇舍云衆口異賈羣目改望陸景云衆口毀譽浮石沈木今此一書致略失而論者異詞欲來者不惑不可得也世人信耳而不信目故於書少有自斷于胷中者苟惟人言信之故凡造妄架僞者舉得進也前人評畫謂耳中有畫目中無畫余於評書亦云

司馬整碑

晉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整頌泰始四年己巳
建書爲隸古氣質渾厚與鴻都石經可一二技也
碑言整安平王孫義陽王之子仕魏拜郎中中郎
議郎諫議大夫騎都尉給事中治書侍御史咸熙
二年出臨宛郡加宣威將軍就郡拜庶子泰始三
年十一月使者奉詔冊命爲南中郎將統茲宛郡
今考晉書整義陽王望之子初奕爲義陽世子奕
廣川書跋

卷之六

汲古閣

李整嗣封清泉侯追贈冠軍將軍自郎中議郎史
不盡書如宣威將軍中郎南郡守則見於法書而
史氏闕之碑自泰始四年建則侯于清泉皆自宛
郡後然頌曰出臨鄙郡自託于詞亦何陋也漢之
衰文物隨敝至晉不勝淺陋殆無前人一言一語
雖政教汗隆文章與時高下然自是氣質卑薄至
論述次第亦已失當此可怪也整在當時益公族
一少年名爵未立頌至謂稟乾坤之純靈竝聖賢

而誕興其在南郡謂洪恩淪乎不測覆養包乎無
外巍巍之功揚于仄陋其受冊命慶雲隨之夫擬
人必於其倫非其倫者人亦不得受之文字之壞
至此可歎也

太公碑

太公廟碑今在衛州共縣晉太康十年立其文可
識曰太公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
發芻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五

汲古閣

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於令
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
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
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爲望乎畬曰唯文王曰吾
如有所見□太公言其日且述其言臣以此得見
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
康王六年齊太公卒蓋壽一百一十餘歲史記謂
東海上人西伯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

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曰呂尚處世隱海濱西
伯拘羨里椹宐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言呂尚所
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蓋不得其詳乃廣
徵異說其謂東海上人則得於孟子其先君望子
則得于墨子至拘羨里則戰國辯士之論也灼龜
而得兆立以爲師今緯書有之曾不知諸侯無太
師而東海時避紂爾則得以爲卿士其說是也詩
曰維師尚父則知爲武王師也竹書最古當魏安
釐王時國史也則所書宐可信其言服玄襪而說
文無此字惟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而衛宏字說
與郭昭卿字指則有之知許慎所遺古文衆矣昭
卿因宏以有記非得是碑豈知宏之爲有據哉晉
紀言咸寧五年盜發汲郡冢與此碑異知史誤也

月儀

世謂母丘奧碑比蔡邕石經無相假借惜其書不
見於世觀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

廣川書跋

卷之六
六

汲古閣

至臥碑下則筆墨妙絕不待見其書然後信也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其筆畫勁密顧它人不能眊覘其間然與前帖中書亦異不知誰定之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爲邁竦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相如千載凜凜爲不亡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然書無斷裂固自完善殆唐人臨寫近似故其書劖劂逕出法度外有可貴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七

汲古閣

者崇寧三年四月十七日書官帖後

告誓文

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晉逸少爲王懷祖檄也當時以不能堪摘細事遂脫幘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不強起以官夫迫之陋地不能自適其情其養固陋也開元中此書得于潤州瓦官講堂鴟尾其書一字爲數體一體別成點畫不可一概求之如字有橫顯異行法變草未嘗復出實天下奇作也

李延業獻之岐王十二年復出岐王宅被焚則空
世不得傳矣今碑字刻畫過於嚴重無復前法似
是唐經手搨摹以傳陶弘景論書謂逸少自吳興
前書猶未爲稱凡厥存蹟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
失郡告靈不仕後略不復自書然告誓文已出當
時知鳴尾得者別本也貞觀書目已列告誓文武
平一嘗見于小函同樂毅論黃庭經共藏便知此
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真贗也

廣川書跋

卷之六
八

汲古閣

蘭亭序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
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其後溫韜發
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畱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
文諸書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尙書篆求于四
方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入錄字畫不逮逸少它書
其後祕閣用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
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

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按量固有勝乃惟彷彿得
真爲最佳也

成都蘭亭

寶月刻蘭亭序東坡居士爲讚于後蓋子由得于
中山舊石故今所摹獨傳二蜀中州人或未知也
余觀世所傳蘭亭書雖衆其搨摹皆出一本行筆
時有異處繫當時摹書工拙惟祗閣墨書稍異更
無氣象可求知後人所爲不足尚也貞觀中詔令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九

汲古閣

湯普徹搨蘭亭賜梁公八人而普徹亦竊搨出外
以傳其書衆播普徹自能書識逸少筆意故雖摹
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率更臨蘭亭則自出
家法不復隨點畫也蘭亭真本世不復知普徹典
刑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於此中山者蓋其一也

黃庭經

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以傳孝之知嘗書道德經
不言寫黃庭也李白謂黃庭換鶯其說誤矣然羲

之自寫黃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此陶貞白曰逸
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貞白論書最
精不應誤謬今世所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逸少它
書觀開元中陸元悌奉詔檢校言右軍真行惟有
黃庭告誓知非楷字矣天寶末又爲張通儒盜去
莫知所在迺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
疊摹不得其真久矣蜀本黃庭筆墨麤工本皆非
可覺第以其名存之

廣川書跋

卷之六
十

汲古閣

別本黃庭經

淇水呂先得黃庭經最爲異者見使評之余謂今
世所傳黃庭經多唐臨黃庭之亡久矣後人安所
取法以傳耶張懷瓘謂逸少佳蹟自永和後而黃
庭經永和十二年書也字執不聯翩而點畫多失
雖摹搨相授有失其初若無勝槩可存縱傳授有
据亦何取哉呂先得石書署其年永嘉支離其字
尤不近古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

有余是以知其非也

又黃庭經別本

夫求馬者必自其羣口至授以騏驥之任則真馬出矣唐得漢魏晉隋間書多至七百卷於是以黃庭爲弟一方在衆書時豈無所異而可一概哉顧世未嘗衡校而彈繩之則論有同異不足怪也至稽之法度而脗合宋之體裁而結密索之神明而不竭者於是世知有驊駟矣此當時唐人得舊本

廣川書跋

卷之六十一

汲古閣

摹入石者時見筆意與常見二本及今祕閣所存異甚知唐初選置能盡書矣

畫贊

畫贊世傳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考其筆墨蹊逕輒不類知後人爲之託之逸少以傳也晉王濛子修嘗求書右軍王羲之爲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敬仁亾其母見平生所悉內棺中故知此書不傳久矣唐自貞觀購書逮開元搜訪亦旣盡矣按定大王

書二卷黃庭弟一畫贊弟二告誓弟三韋挺以畫贊是偽蹟夫畫贊已亡而更出者可知其爲僞也今世所傳疑不在韋挺論中彼得存于貞觀而入錄當亦有可亂真處今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錄也

樂毅論

樂毅論世無全文高紳所藏石至海宇止以史記校之四纔得其一爾今世所傳又其摹于此者蓋

廣川書跋

卷之六
十二

汲古閣

無取也觀梁武帝評書謂此論微麤健恐非真蹟陶弘景亦疑摹本梁去東晉六十年其書不存況今去梁後又數百歲中間馮承素已見六本今世所傳亦莫能辨先天中太平敗後咸陽老姬投書竈下是弘景所評已亡矣後世存者可求其真耶

全文樂毅論

智永師謂樂毅論正書弟一自梁世摹出其後蕭銑之流莫不臨學然則此論不傳於世矣陳文帝

嘗賜始興王雖號筆力鮮媚始其臨搨之功勝也
祕閣購書則其論全文陶弘景言樂毅論乃極勁
利而非用意處故頗有壞字今所得異矣元符中
詔摹於石以其書技之殆唐人所書不逮舊本然
聖俞悉之謂最奇小字者是也晉王沂公善書嘗
求得全文乃自石未破時摹尤爲精勁余從其家
得之非今祕閣石可比方也

別本樂毅論

廣川書跋

卷之六
十三

汲古閣

舊傳樂毅論誤書兩字以雌黃點正以今所傳校
於舊史異者益二十八字其文意自不相妨蓋書
傳已久不能無誤晉時於秦珍兵部家得別本樂
毅論文字完整筆力差劣然按今祕閣石本亦可
上下相敵或疑王著之所書也

高紳樂毅論

李庠舊得樂毅論其本乃高紳所藏石過自矜持
謂真逸少書沈存中亦謂得前人說逸少諸書多

是縑紙惟樂毅論書于石世以此爲据余竊疑其不知何从得此說也晉梁武帝授采逸少至盡而樂毅論已出當時無石本傳者大抵逸少每爲人書多以前人賦論見于世傳之存者如黃庭畫贊洛神賦皆書于紙以授雖修禊序亦不令入石也唐得晉魏諸家字書故嘗評黃庭弟一畫贊次之樂毅論又其次也武平一曰太宗於右軍書特畱賞蘭亭樂毅論尤聞寶重別一小函貯之太平公廣川書跋

卷之六
十四

汲古閣

主私取樂毅論以歸及籍其藏咸陽姬竊舉袖中投之竈下開元錄書但有黃庭畫贊告誓而樂毅論亡矣

狸骨帖

狸骨方今官帖中定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唐人謂此本荀勗治勞之方右將軍臨之至今謂狸骨帖梁武帝嘗以古書雜蹟二卷問於陶隱居對以狸骨方是子敬書亦似摹蹟在梁已疑其僞今定

爲右將軍書果何据邪雖然右軍嘗寫此帖或子敬臨之亦不可知也

逸少十七帖

逸少自謂吾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艸猶當鴈行後世論者或異其說至唐然後無異詞信謂其書定出鍾張右而來者不復有議庾肩吾以芝爲工夫弟一謂繇天然弟一而逸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然嘗考之芝臨池廣川書跋

卷之六
十五

汲古閣

學書池水盡墨繇臥畫穿被於工夫至盡不可謂後于逸少也今觀其書卓犖天成者蓋逸少所能其謂積學而至者恐不得筆力妙處觀十七帖者當以是求之

逸少八帖

逸少於書自分今古至於行艸逮永和間極於功力矣故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蹟至其中年競用麻紙蓋欲其行筆流便屈折如意蔡邕自矜

能書非流統體素不妄下筆故點畫無失書法入
妙韋誕亦謂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
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執方寸千言觀此
益見古人於書益不敢易而爲之如此丹陽邵仲
恭得逸少八帖經生所書也此當是唐人善書者
爲之然流暢晃朗執若飛動得步武於王良猶有
舞交衢之態者也

畬廬元規帖

廣川書跋

卷之六
十六

汲古閣

逸少於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後生雷同失其當
處敬元謂古肥進之謂今瘦書至瘦硬似是逸少
迴絕古人處若更論執巧形密意疎字緩皆不足
者也世傳謂羲之書初不勝瘦翼邴愔及其莫年
方妙嘗以章草畬廬亮而翼遺書曰張伯英章草
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蹟永絕忽見足
下畬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書法正自
然功勝豈待積學而至哉議者不知書有天機自是

性中一事而學習特求就法度規矩爾至于離方遁圓不守繩墨自作勝概謂非天得不可也但見度翼此語便謂初不若翼悞不知此語何所憑藉而知其咎不逮二子耶

硬黃

世有持逸少出師帖作硬黃紙漬以靈脾水久之色如茅屋漏汁紙色盡變以此爲紫紙所書也林子中以兼金購之它日復有持虞伯施書蘭陵王

廣川書跋

卷之六
十七

汲古閣

□進本其紙文色理與出師帖一等又購而藏之未嘗致詰也一日持來京師客疑其偽子中不信也大抵世人貴古而不孝實一承人之妄至于終身信之不悟蓋僞言先入則信言不得受也硬黃唐人本用以摹書唐又自有書經紙此雖相近實則不同惟硬厚者知非經紙也王右軍作書惟用張永又製紙謂緊光澤麗便於行筆今人不孝其實得硬黃紙便謂古人遺墨曾不若畫像先論嫌

素而後定世之遠近常得大略也許表民自杭得逸少十二帖皆靈脾漬也使余評之表民竟不信

洛神賦

逸少此賦當以爲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傳疑未可以伯仲間論也謝安石嘗疑子敬不逮父書後世或謂不復可辨且曰外人那得知豈書法雖一藝彼亦自有至處恐非造其域者不能致論也此書摹傳失据更無神明點畫存爾非子廣川書跋

卷之六
十八

汲古閣

敬書法盡此

洛神賦別本

今世所傳洛神賦余見已四本矣雖王和甫家者號最勝結字疎密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者稍異子發謂子敬愛書洛神賦人間空有數本似未見其餘也魯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種皆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家學爾然書錄不記子敬洛神賦其

傳之失實將後人摹搨不可知也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旁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趣鄉整嚴非善書者不能也大觀元年正月爲安希古書

子敬雜帖

子敬書如河間年少自不拘束此當行草中也宋孝武學書或真行章艸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而子敬詩賦贊論亦入此書大似未能得子敬當處此可與論書法之至耶謝廣川書跋

卷之六
十九

汲古閣

太傅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太傅輒題後以畬之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曰故當勝安曰物論殊不爾子敬曰世人那得知此帖超軼陵突似欲出其家學宐諸人有逸氣過父者之語也

子敬別帖

鼂无咎持宗子某所藏子敬三帖使余評之余謂子敬自少刻意書學似恐墜其家聲中年自造書

妙乃父子名家不能涇渭世人故應異論也謝靈運直謂當勝右軍唐文皇謂如枯查餓隸不知當時何故立論如此人之好惡相異有至是邪子敬謂世人那得知似恐世有妄評者然非筆入三昧豈能於此下轉語莊子曰自大視細不剛自細視大不盡今論中令父子者皆視大而不盡也

又子敬別帖

謝太傅悉逸少不取子敬人之好尚各以所見後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二十

汲古閣

世論者便以此爲据至過有詆訾豈知真子敬父子間耶且學本家法以意相授非入其閫域者定

孰知之或爲說曰天公問下方人何衣曰衣蠶一作

蟲

蠶若何曰喙頰頰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以爲

謾使下問還報乃信西方諸國聞漢人語蠶吐絲而衣亦以爲欺也夫妄言者嘗託於無而人或以爲有信言者每託於有而人或以爲無人之誕信相欺何可勝辨耶後人觀子敬書知其立論者皆

蠶說也必有得子敬意者然後可與辨此李庠示
余別帖竊有感焉天下之迷於是非多矣何可計
邪

王中令帖

晉書評子敬書謂筆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逸少
作大字壁間子敬墁之而更爲明日視之逸少不
能辨也若此則父子間本無分處縱復有異豈應
其論至此也當文皇評書便以子敬無屈伸放縱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二十一

汲古閣

豈知法度盡處乃可言筆墨懸解是不知曾求于
此也晉史修于唐臣皆貞觀持人其論宜如此

王敬和帖

燕石入笥卞和長號玉石亦自有辨但知者旣少
則昧者衆矣真贗相眩則僞者常勝後有真者不
復察也余觀王敬和帖而傷之仁廟時購法書于
四方洽之書落簡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執其帖已
具寶章集今入祕閣觀者不求真僞謂真晉人書

也余嘗察其書此正唐所摹以畱御府者豈知世復有舊札遺紙存乎今觀李氏所收帖然後可以辨矣世反疑爲臨家者是豈不使卞和長號也

羊欣薄紹之帖

羊敬元書出子敬不忘本分薄敬叔書後學大令雖其纖圓骨力克成但乏神明爾然二者同出不能相遠豈書法果自有所至耶後世論欣書謂舉止羞澀謂紹之書功力不足皆失其實也當在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二十二

汲古閣

朝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謂紹之駕友凌師豈偶然者耶張懷瓘謂薄紹之羊欣王僧虔康昕王右軍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帖中多有僞蹟觀此帖其有所稽矣唐貞元中欣書得正行纔二十餘紙紹之行書四紙僅存不知此帖在唐錄中爲弟幾紙今世藏書家類無二人書此其可祕也

鄧艾碑

鄧艾碑集古錄謂考其事績則鄧艾碑也夫艾艾

同音蓋名又而音爲艾字後世音讀旣誤遂相傳如此酈善長曰濮陽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艾廟廟尙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兗州刺史關內侯安定彭超立當後秦去魏晉不遠空相傳可考至其後世音失其讀則并與其字而移矣然則書文之失其得一二而正邪

銅鼓銘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二十三

汲古閣

陳叔夏得銅鼓甚大其飾爲蚩尤飛廉塗善金而光耀至今不滅其銘曰龍昇元年七月大匠渙按龍昇爲大夏年紀而鼓全似西南夷所作今祕閣猶有但其形製小劣無塗金爲飾又其文爲戲龜水艸與此異也崔鴻十六國書莽連勃勃以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疑卽此也

廬陵王銘

世傳宗資□文謂古無是而豐碑本以下綽其說
信也嘗考吳均齊春秋王儉謂石碑不出禮典起
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碑石又考杜叔廉書儀則
謂碑石自魏司徒繆襲改墓刻石以識因以述其
德行笱顏之推論碑銘皆不及此乃知不顯著于
書者或不得盡考也嘗見南朝得王戎墓銘凡數
百言其首書晉司徒尚書令安豐元公之銘其後
張率得威斗何承天以爲必甄豐求其識得石具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二十四

汲古閣

如承天說然其制已備於漢豈特魏晉間耶蔡邕
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已來咸銘于碑
余見邕之爲靈表墓硬碑便知諸人論之不詳皆
不足信於世廬陵王碑敘述惟謹微覺煩碎然書
畫簡古爲足賢也

定鼎碑

古圖經稱定鼎碑在懷州衙署其題曰御射之碑
以其文有定鼎遷中之十載故自笱其名如此不

知定鼎遷都在孝文世而偶以文見之然字畫有法獨異于當時人所書亦見襲中國文物所致而夷俗汙陋漸革也魏書景明三年九月丁巳車駕幸鄴戊寅閱武於鄴南十月庚子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宮今碑所書年月與史相合然自戊寅逮庚子爲廿一日則自鄴至懷而還京師可以考次也不言幸懷溫

等處自是可略然既書親射勒銘不書其地乃繼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二十五

汲古閣

文於上似御射當在鄴南然則此不當略也

北海王詳

高祖南伐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竝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之所高宗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宗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

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

闕一字當爲亭

甲午歲

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

闕一字當爲窠

廓耶奚奪

闕一字

仙鶴之遽也迺畏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

家無闕四我竹此字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

曰

相此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去

鼓闕一字表畱闕二字當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

何之解化闕五字入此字不完惟寧後蕩洪流前固

重扇右此六字不完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四字

于此未丹陽真宰此四字不

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及寶墨亭者蓋盡於此凡

廣川書跋卷之六汲古閣

文字句語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

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畫蓋九行

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

年春予與汾陽郭逢原公域范陽張禕子偉索

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表

畱惟寧十字完餘二字譌缺石甚迫隘偃臥其

下然後可讀故咎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

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

山樵爲侶似是眞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其間闕文雖多如華亭寥廓之類亦可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壘子厚記

瘞鶴銘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二十七

汲古閣

相此胎禽仙家之眞山陰降蹟華裘畱名眞惟彷彿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爰集眞侶瘞爾作銘空直示之惟將進寧丹陽僊尉江陰眞宰立石

書瘞鶴銘後

瘞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于崖石久而筋摧覆壓掩沒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尙書學而

此名字特奇偉空世賞悉而卒不見傳於人自張
懷瓘張愛賓徐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錄
考其歲月雖不可得然此山之摧裂圯墮莫知何
時而是書壓覆其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
晉或未知之然其刻畫亦幸至今尚完歐陽文忠
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況自號華陽
真逸謂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直謂顧況所書如
何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況書不可也往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二十八

汲古閣

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
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鑿自力求之摹兩山間
其闕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別得十二字與
興宗不同晉刁景純就金山經度中得唐人於經
後書瘞鶴文以校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
空直示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竝列序之來者
可以考矣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
爲行凡十行爲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

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
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
耶

書黃學士瘞鶴銘後

黃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王
逸少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況道號然逸少
通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考次其年義之生晉
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二十九

汲古閣

卒當五十九年而成帝咸和九年太歲在甲午逸
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會稽其時
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爲
稱顧況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爲壬辰九年爲
甲午良不及也上推壬辰歲爲天寶十一載況當
兒穉其號華陽乎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晉
陶弘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
平時著書不稱建元蓋以甲子紀其歲今曰壬辰

歲得之山陰甲午歲葬于朱方壬辰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遊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卽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爲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換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別固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摹搨最廣川書跋

卷之六
三十

汲古閣

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雪霜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以書傳逮六百年不應如新刻于石余求銘後王瓚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譌缺貞觀去梁未久可考而知也

蕭子雲別帖

今世所傳蕭子雲書或見之碑轉相拓搨刻澁畫重去真遠矣雖況以春蚓秋蛇人不謂過也麗正所藏蓋自唐貞觀入錄後散亡民間張河東初購

得之五代入江南李氏江南平始還內府今視其書與世間所聞異矣勁特挺拔更無後世俗態筆蹟健瘦縈絲索鐵屈折盡鈔不露筋絡求于纖瘦濃淡未嘗有遺恨也晉傅子雲作筆而心用胎髮故得纖細不失或疑非兔翰不足稱勁是不然豐狐之柱路扈嘗用之但不知胎毛非壯髮不知可用以作筆此余未之考也

烏丸僧修志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三十一

汲古閣

李調示余烏丸僧修石志曰僧修大原祁人周王之子因以建族父神念仕魏以讒歸梁封南城壯侯又曰僧修仕文德主帥雖府臨邊爲岳陽王中兵參軍府王稱帝進開府持節荊州刺史義成郡公及執贄來朝奉璋謁帝天子以公世仕魏朝戮力梁國有命加禮異賜以強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出牧溫部方欲馳劔騎于稽秦耀樓船於淮泗天不予年此其所終始余考之烏丸本北部大

姓神元世氏改爲桓附入族官大統十五年文帝
寶炬雖詔天和改姓者復舊然桓氏非神元所命
知未嘗復也按梁書王神念太原祁人據潁川歸
梁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其後謚曰壯
神念死子僧辨以兵興梁胙荊州然則烏丸在梁
爲王氏而壯侯蓋神念謚也今考梁書南史太清
記周書皆不錄僧修事其在神念僧辨傳中亦不
稱僧修史家之闕如此其爲壯侯則又誤矣梁元
帝封湘東王太清元年持節荆雖九州然志謂雖
府卽世祖也諸書亦不錄世祖爲岳陽王至江陵
陷而僧修入周其曰奉璋謁帝則周武也僧修賜
氏烏丸蓋非魏舊姓今姓皆不著烏丸別姓然誤
謬相襲其可勝孝邪或曰周天和六年其後爲建
德今志乃書七年三月朔於武鄉何也余以長曆
推之天和七年太歲直辛卯其三月癸卯朔則丙
午者四日也其月丙辰改元建德蓋十四日矣葬

之十日改元志與史不差可得据也

智永千字

智永書梁所搨集千字至八百本江淮諸寺各畱其一至唐而見于時者雖衆然真僞竝出藏書者已病其難得也觀右軍書託永和世謂默符聖典有鄉背之宐而智永取名謂潛印玄蹤盡其家法故側勒弩踢策掠啄磔雖盡其法度而縱擒緩急自出法度外若黍豆之御進復履繩旋曲中規取廣川書跋

卷之六
三十三

汲古閣

道致遠氣力有餘此豈可求於書僧畫販而論眞僞耶千字其初本得右軍遺書梁武世嘗令殷鐵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命周興嗣次爲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鬚鬢盡白謂心力極于此書當時甚重其書詔令蕭子雲寫進而後世以書名者率作千字以謂體制盡備可以見其筆力然非書得成法者亦不能盡工也楊文公謂敕當爲梁字本後人作草書筆畫轉移誤爾陳時朝廷命

令未加敕字其說誠然知爲字謬也

張龍公碑

舊見經序說梁武帝夫人郗氏或疑其事余考於書傳因龍天主祠得之謂郗氏性妒忌武帝受齊國未冊命忿懟投死殿井衆趣救之已化毒龍烟燭焰衝人莫敢近遂爲龍天主祠此尤增異而懺疏所說蓋可信豈變滅起伏因心以感者果有耶惟懺言因經報得還人天道而此祠迺歷陳隋奉

廣川書跋

卷之六
三十四

汲古閣

之雖居徙不常而嚴麗崇飭祈禱致禮每輒得應此又不可知也隋大業中卽其地造龍宮寺沙門法濟住祠中時爲神所降著衣鼓舞都不自覺然人化爲龍與化虎熊果有異哉今得趙耕碑序路斯化龍祈求得應或可信也今人疑路斯非名當上元中波斯王有卑路斯來唐世因以爲名者多矣豈獨此哉

隆聖道場碑

高陽郡隆聖道場碑隋祕書郎虞世南撰次書石
世南以書名隋唐間此碑最顯世竟以摹本傳今
其碑在定州龍興寺或疑爲摹本以高陽之郡在
中山郡也今考大業雜記九年閏月幸博陵晉爲
定州先皇歷試所基遂改爲高陽今世南謂大業
龍集癸酉有詔改郡以記王業所興然則與雜記
合矣夫釋老之教行乎中國自漢晉以逮齊魏僧
尼爲寺道士女冠爲觀隋改法雲慧日二道場金
廣川書跋

卷之六
十五

汲古閣

洞玉清二玄壇均觀十二年復寺觀舊名則當世
南時隋謂道場必矣唐志言定州博陵本高陽郡
義寧元年析高陽爲恒州武德四年以高鄭博野
苑爲蒲州貞觀初以鄭高陽歸瀛州天寶元年復
以博陵郡爲定州而國朝迺以瀛州爲高陽郡以
定武之郡歸中山則地隨改矣其興廢因革如此
知碑非後世所摹也

廣川書跋卷第六

